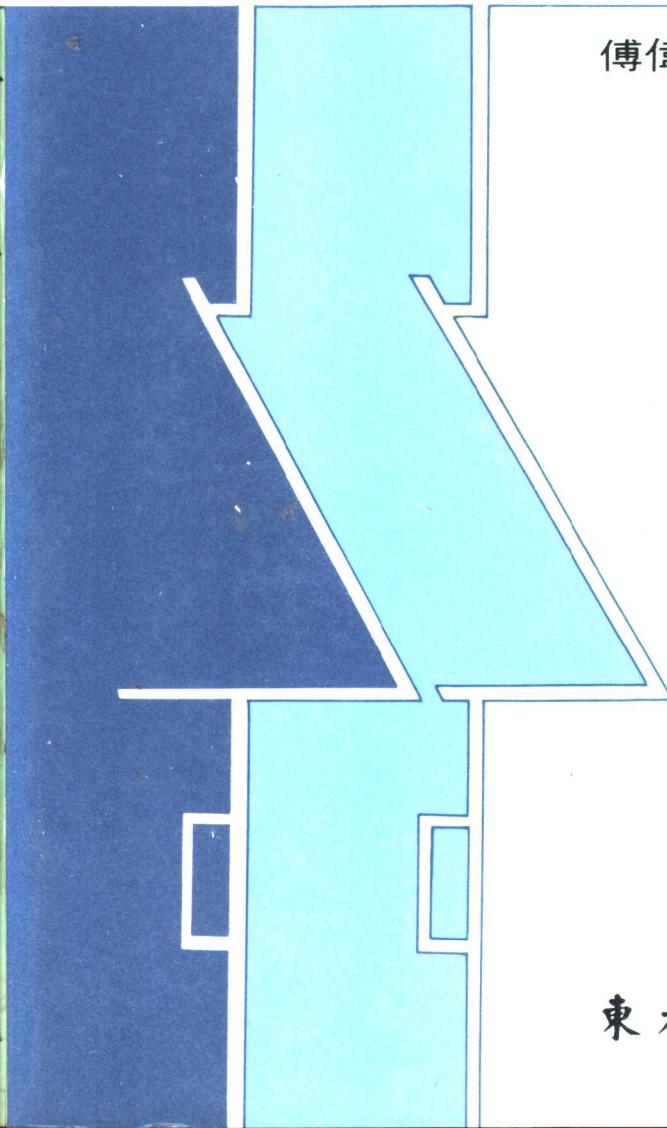


世界哲學家叢書

哈伯馬斯

李英明 著

傅偉勲 / 韋政通 主編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哈 伯 馬 斯

李 英 明 著

世界哲學家叢書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 哈伯馬斯

◎ 哈伯馬斯

著者 李英明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一〇七一七五一〇號

再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

E 14010

編號

貳元柒角捌分

基本定價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著作權執照臺內著字第42679號



ISBN 957-19-0143-1 (平裝)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本叢書的出版計劃原先出於三民書局董事長劉振強先生多年來的構想，首先向政通提出，並希望我們兩人共同負責主編工作。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偉勳應邀訪問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三月中旬順道來臺，即與政通拜訪劉先生，在三民書局二樓辦公室商談有關叢書出版的初步計劃。我們十分贊同劉先生的構想，認為此套叢書（預計百冊以上）如能順利完成，當是學術文化出版事業的一大創舉與突破，也就當場答應劉先生的誠懇邀請，共同擔任叢書主編。兩人私下也為叢書的計劃討論多次，擬定了「撰稿細則」，以求各書可循的統一規格，尤其在內容上特別要求各書必須包括（1）原哲學思想家的生平；（2）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3）思想傳承與改造；（4）思想特徵及其獨創性；（5）歷史地位；（6）對後世的影響（包括歷代對他的評價），以及（7）思想的現代意義。

作為叢書主編，我們都了解到，以目前極有限的財源、人力與時間，要去完成多達三、四百冊的大規模而齊全的叢書，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光就人力一點來說，少數教授學者由於個人的某些困難（如筆債太多之類），不克參加；因此我們曾對較有餘力的簽約作者，暗示過繼續邀請他們多撰一兩本書的可能性。遺憾

的是，此刻在政治上整個中國仍然處於「一分為二」的艱苦狀態，加上馬列教條的種種限制，我們不可能邀請大陸學者參與撰寫工作。不過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獲得八十位以上海內外的學者精英全力支持，包括臺灣、香港、新加坡、澳洲、美國、西德與加拿大七個地區；難得的是，更包括了日本與大韓民國好多位名流學者加入叢書作者的陣容，增加不少叢書的國際光彩。韓國的國際退溪學會也在定期月刊「退溪學界消息」鄭重推薦叢書兩次，我們藉此機會表示謝意。

原則上，本叢書應該包括古今中外所有著名的哲學思想家，但是除了財源問題之外也有人才不足的實際困難。就西方哲學來說，一大半作者的專長與興趣都集中在現代哲學部門，反映着我們在近代哲學的專門人才不太充足。再就東方哲學而言，印度哲學部門很難找到適當的專家與作者；至於貫穿整個亞洲思想文化的佛教部門，在中、韓兩國的佛教思想家方面雖有十位左右的作者參加，日本佛教與印度佛教方面却仍近乎空白。人才與作者最多的是在儒家思想家這個部門，包括中、韓、日三國的儒學發展在內，最能令人滿意。總之，我們尋找叢書作者所遭遇到的這些困難，對於我們有一學術研究的重要啓示（或不如說是警號）：我們在印度思想、日本佛教以及西方哲學方面至今仍無高度的研究成果，我們必須早日設法彌補這些方面的人才缺失，以便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相比之下，鄰邦日本一百多年來已造就了東西方哲學幾乎每一部門的專家學者，足資借鏡，有待我們迎頭趕上。

以儒、道、佛三家為主的中國哲學，可以說是傳統中國思想與文化的本有根基，有待我們經過一番批判的繼承與創造的發

展，重新提高它在世界哲學應有的地位。為了解決此一時代課題，我們實有必要重新比較中國哲學與（包括西方與日、韓、印等東方國家在內的）外國哲學的優劣長短，從中設法開闢一條合乎未來中國所需求的哲學理路。我們衷心盼望，本叢書將有助於讀者對此時代課題的深切關注與反思，且有助於中外哲學之間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會通。

最後，我們應該強調，中國目前雖仍處於「一分為二」的政治局面，但是海峽兩岸的每一知識份子都應具有「文化中國」的共識共認，為了祖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的繼往開來承擔一份責任，這也是我們主編「世界哲學家叢書」的一大旨趣。

傅偉勳 竇政通

一九八六年五月四日

自序

寫一本書，實在是不容易，尤其是寫有關哈伯馬斯思想的書。

研讀哈伯馬斯的著作，已有不算短的時間。但是，好久都不敢寫有關哈伯馬斯的文章或書。這次在老師和朋友的鼓勵和督促之下，才下定決心寫這本書。

事實上，在國內已有不少有關哈伯馬斯的精采論文和評介性的文章，此次寫這本書，受這些論文和文章的啟發和幫助甚大；因此，我必須表達我的敬佩和感激之意。

這本書所處理的內容，囿於我個人知識能力的限制，必有不少偏失謬誤之處，願就教於各方高明，並請不吝批評指正，以供來日補正，是所企盼。

一個人知識能力和思想水平的發展，本是不斷深化的過程，而其關鍵所在，除了不斷研讀和反思之外，尤須別人的批評。

感激所有關愛着我的師友和親人，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夠引起他們更想督促我繼續努力的強烈動機。

李英明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哈伯馬斯 目次

「世界哲學家叢書」總序

自序

第一章 導論：哈伯馬斯的生平與著作	1
第二章 哈伯馬斯的知識理論	7
第三章 哈伯馬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批判…	31
一、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	31
(一) 依據馬克思的原典著作論述其歷史唯物論.....	31
(二) 辩證法與歷史唯物論.....	48
(三) 馬克思歷史唯物論與其「勞動」範疇.....	56
二、哈伯馬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批判.....	63
第四章 意識型態的反省與批判	75
第五章 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	111
第六章 結論	123
一、哈伯馬斯與實證論的關係.....	124
二、哈伯馬斯與意識型態的關係.....	125

2 哈伯馬斯

三、哈伯馬斯與科技的關係.....	127
四、哈伯馬斯與伽達默.....	128
附錄一 哈伯馬斯年表.....	133
附錄二 有關哈伯馬斯思想評介的主要參考書目.....	137
附錄三 哈伯馬斯著作簡要表.....	139
人名索引.....	143

第一章 導論：哈伯馬斯的生平與著作

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生於德國杜塞爾多夫(Dusseldorf)，並在古倫梅斯巴赫(Grummersbach)長大。他的父親是當地「工業暨貿易局」的主管，而其祖父則是當地一家學院的院長。哈伯馬斯經歷了法西斯主義的興衰，再加上受到戰後紐倫堡大審及一些有關集中營評論性影片的衝擊，心靈傾向於政治化。哈伯馬斯於一九四九年進入哥廷根(Göttingen)大學，並於一九五四年完成《絕對者與歷史》(*Das Absolute und die Geschichte*)博士論文。^①

一九五〇年代。哈伯馬斯研究盧卡其(G. Lukács)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以及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合著的《啓蒙的辯證》(*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兩書，並且深受此兩書的影響。此外，哈伯馬斯更與路威斯(Karl Löwith)研究青年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和青年黑格爾。^②

① Adam Kuper & Jessica Kuper, ed., *The Social Science Encyclopedia*. London, Bost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 349.

② *ibid*, p. 349.

2 哈伯馬斯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哈伯馬斯曾在海德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教書，而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一年則轉往法蘭克福大學（the University of Frankfurt）教授哲學和社會學。一九七一年離開法蘭克福大學前往施坦恩堡（Starnberg）主持「普朗克中心」；一九八二年，哈伯馬斯重新返回法蘭克福大學教授哲學和社會學。^③

哈伯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④第二代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他一方面繼續他兩位老師阿多諾和霍克海默以及他的朋友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批判傳統，而另一方面他也力求超越古典的批判理論，並對當代的哲學和社會理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哈伯馬斯使批判理論向當代西方哲學和社會理論開放，並且促成批判理論與伽達默（Hans George Gadamer）詮釋學（hermeneutics），系統理論與

③ *ibid.*, pp. 349–350.

④ 「法蘭克福學派」源自於1923年2月3日在法蘭克福大學成立的「社會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首任主任是葛林柏格（Carl Grünberg），着重史學與經濟學的研究，他在1929年中風退休。1930年霍克海默繼任為主任，着重社會哲學和心理分析的研究，1933年因為納粹的興起，被迫流亡美國。1950年該中心遷返法蘭克福，開始明顯地以批判理論蔚為影響德國和歐洲社會思想的思想流派。1970年代開始，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漸漸地消褪；但是，其基本概念透過哈伯馬斯的思想，仍然獲得了嶄新的意義，並且獲得突破性的發展。

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除了霍克海默之外，尚包括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 1894–1970）、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阿多諾等人，哈伯馬斯屬於「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請參閱 Tom Bottomore 原著，廖仁義譯，《法蘭克福學派》（臺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73年12月25日初版），頁1–50。

結構功能主義（Systems theory and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實證的社會科學，分析與語言哲學和認知與道德發展理論的對話。近年來，他更將這些影響他的思想綜合入他的「溝通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中。^⑤

哈伯馬斯一九五五年閱讀《啟蒙的辯證》一書後認為，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正在塑造一種辯證的社會批判理論，於是哈伯馬斯前往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中心」，師事阿多諾及霍克海默，繼續深造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哈伯馬斯於一九六二年寫成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公眾輿論結構的轉變》（*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在此書中，哈伯馬斯結合批判理論以及歷史和經驗性的研究，追溯了「資產階級公共範圍」（bourgeois public sphere）的興衰，而且探討它是如何被大眾媒體、科技管理和社會的非政治化傾向所取代。此外，此書也討論代議民主的問題。

^⑥

哈伯馬斯在海德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教書這個階段，曾經在一九六一年出版《大學生與政治》（*Student und Politik*），呼籲大學改革；此外，並於一九六九年出版《抗議運動與大學政策》（*Protestbewegung und Hochschulreform*），繼續關心大學改革以及批判一九六〇年代的德國學生的暴行。^⑦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時間，哈伯馬斯也注意理論的建構：

- (1) 一九六三年出版《理論與實踐》（*Theorie und Praxis*）；
- (2) 一九六七年出版《社會科學的邏輯論集》，（*Zur Logik*

^⑤ *ibid.*, p. 349.

^⑥ *idem.*

^⑦ *idem.*

4 哈伯馬斯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探討當代有關社會科學邏輯的爭論;

(3) 一九六八年出版《知識與人類興趣》(*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對從康德以降迄今的知識論和批判社會理論作了全面反省;

(4) 一九六八年出版《作為意識型態的技術與科學》(*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反省科技如何成為意識型態的問題;

(5) 一九七〇年出版《勞動、知識與進步》(*Arbeit-Erkenntnis-Fortschritt*);

(6) 一九七一年出版《哲學政治學論叢》(*Philosophische-Politische Profile*)。⑧

在一九七〇年代，哈伯馬斯主持「普朗克中心」，將其心力集中於社會學的研究，並且着手將批判理論重建為溝通理論。其具體結果首先表現在以下數種研究集中：

(1) 一九七一年的《社會理論或社會技術》(*Theorie der Gesellschaft oder Sozialtechnologie*);

(2) 一九七三年的《後期資本主義中的合法性問題》(*Legitimations Probleme in Spätkapitalismus*), 探討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危機問題；

(3) 一九七六年的《歷史唯物論的重建》(*Zur Rekonstru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在這些著作中，哈伯馬斯批評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並且企圖建構一種奠基在對溝通行動分析之上的批判理論和哲學理論。⑨

⑧ *idem.*

⑨ *idem.*

一九八〇年代，哈伯馬斯傾全力建構溝通行動。一九八一年，他出版了兩卷集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企圖為溝通行動的重要性和當代社會理論的合理性問題進行全面的分析。^①

透過以上對哈伯馬斯生命背景的回溯，吾人可以歸納出哈伯馬斯所關懷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項：

- (1) 對傳統知識論(尤其是康德、黑格爾)、實證主義(Positivism)知識論、詮釋學(Hermeneutics)以及馬克思知識論的反省，進而理出奠立在「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基礎上的知識論，這種知識論認為人類知識之所以可能是奠立在人的自然性、社會性和歷史性的存在結構之上，而且透過人的興趣(Human Interests)——因着人的存在而形成——作為橋樑，才能形成人類的知識；
- (2) 對科技以及科技意識(technocratic consciousness)的反省，指出科技意識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中，已經成為具有普通形式的意識型態；
- (3) 探討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由於國家積極介入社會的各層次的運作，所導致的特殊形式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問題；
- (4) 透過其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反省西方的傳統意識型態觀，並且配合其溝通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提出「理想的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來解消意識型態的問題；
- (5) 透過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和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

● *ibid*, p. 350.

6 哈伯馬斯

對照檢查，指出了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侷限性。

哈伯馬斯所塑造出來的批判理論和溝通理論，是當代社會、政治和哲學理論的重大主流；況且，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之中，我們正視他的思想，不但對於反省當代西方社會的種種問題，有莫大的助益，而且，對於我們批判超越馬克思主義也將有莫大的啟發。

最後，要特別強調的是，哈伯馬斯的思想，基本上是在肯定啟蒙的理性傳統而形成的。而且，他所論述的「理想的言談情境」，儼然是以理想的民主社會生活為藍本，再加上哈伯馬斯曾努力地批判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因此，我們可以說，哈伯馬斯的知識企圖心乃在於超越馬克思主義，而事實上，他在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以及意識型態類等思想的批判中，着實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絕不可因為他從學術層面廣泛而深入的討論馬克思思想，而簡單地認為他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所必須注意到的是他對馬克思思想的反省與批判，以便深化我們超越馬克思主義的知識深度。

第二章 哈伯馬斯的知識理論

哈伯馬斯的知識理論的建構，最主要是表現在其《知識與人類興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一書中。在此書中，哈伯馬斯首先透過對黑格爾、康德和馬克思知識理論的反省，進而從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角度認為，相對應於人類的技術興趣(technical interest)、實踐興趣(practical interest)和解放興趣(emancipatory interest)，人類會形成「經驗——分析」的(empirical-analytical)、「歷史——詮釋」的(historical-hermeneutic)和「批判」的(critical)知識。

哈伯馬斯在提出上述三種知識的同時，也針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詮釋學和心理分析進行反省。因此，哈伯馬斯這一套知識理論可以說是奠基於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反省，從而面對近代、當代整個知識理論的龐大理論系統。

自從十七世紀以來，西方哲學史上發生了理性論和經驗論的爭論。圍繞着這個爭論的核心就是知識的來源及其可靠性的問題。經驗論者以感覺經驗作為人類知識的根源和最終保證；而理性論者則認為人類的心靈認知能力才是人類知識形成的唯一憑藉和保證。就由於如此，經驗論者認為透過經驗歸納所建立起來的綜合判斷的知識才是真知識，而理性論者則認為根據抽象思維原則所建立的分析判斷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簡單而言，雙方各偏於

主體或客體，從而聚訟不休，並且無法解決思維到底如何與存在連結在一起的問題。針對這種爭論不休的知識論爭論，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起而指出理性論和經驗論雙方知識論的不足之處。休謨認為，經驗論所賴以主張綜合判斷、經驗歸納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的憑藉是所謂大自然界的因果秩序，在他看來，大自然界根本不存在這種為人類理性所能掌握的因果秩序，所謂因果秩序的形成，只不過是人們心理習慣所使然。這也就是說，人們的經驗總是有限的，人們憑什麼依據有限的經驗歸納來論斷未來呢？亦即，我們雖然直至目前為止都看到太陽都是從東邊出來，但是我們不能保證明天太陽一定從東方出來。此外，休謨認為，理性論所賴以主張分析判斷的知識才是真知識的憑藉是所謂不證自明的理性思維原則；這種說法根本上是一種獨斷的說法。就由於休謨對經驗論和理性論有關知識的理論都進行批評和懷疑，從而陷入了懷疑論中。

人類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建構了許多能夠有效被應用的知識，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而為什麼經過休謨的批評和懷疑，我們不管從經驗論或理性論，似乎都不能說明這些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由此，吾人必須正視經驗論和理性論有關知識論的不足之處，從雙方面爭論的漩渦中超越出來，重新為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如何可能的問題，建構一套完整的知識理論。而康德在西方哲學史上所扮演的就是這種企圖從休謨懷疑論中，拯救西方知識論的歷史性角色。就由於如此，康德知識論的最大特色就是對經驗論與理性論之知識理論的綜合與深化。^①

① 黃振華著，《康德哲學論文集》，臺北：立鍾文具印刷有限公司，1976年初版，頁1。